

GROUP

集团

森村 悪魔 設定者

日 本 推 理 小 说 文 库

森村诚一

著



众 志 成 城

恶梦的设计者

(日) 森村诚一 著
施元辉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恶梦的设计者/(日)森村诚一著;施元辉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9

(日本推理小说文库)

ISBN 7-5014-1966-3

I. 恶… II. ①森… ②施…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6299 号

版式设计:连生

恶梦的设计者

(日)森村诚一著 施元辉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公大印刷厂印刷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9.625 印张 164 千字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1966-3/I·799 定价:14.00 元

印数:0001-5000 册

简 介

这部小说写的是为巨额财产继承权而进行激烈、残酷搏斗的故事。书中展示了为达到罪恶目的而施用的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诸如，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冒名顶替、以假乱真；暗地跟踪、密室杀害；栽赃诬陷、借刀杀人……真是千方百计，不遗余力。但终究成了一场恶梦。

书中对人物的丑恶嘴脸和卑劣行径，刻画得真是入骨三分、淋漓尽至、栩栩如生；对情节的描写，更是生动活泼、细腻深刻、起伏跌宕。

因此，这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小说。

序 幕

灯火辉煌，觥筹交错，喜气洋洋。财川总一郎虽已到了耄耋之年，但在他独生儿子的这个结婚盛宴上，仍然闪耀着他在政界财界的熠熠荣光。

达官显贵们纷纷寄来了贺信，连在国外访问的总理大臣也拍来了贺电。这些与其说是送给今天这个喜宴上的两位青年主角的，倒不如说是在赞颂新郎的父亲。

对于新郎、新娘来说，不管人们在背后将如何议论他们，或者早已议论开了，他们也全不在乎。因为，他们此刻正置身于豪华的宴席上，沉醉在来宾纷纷向他们举杯祝贺的狂热的氛围中。

宴会接近尾声了。千人以上的来宾纷纷退席，这时，总一郎轻轻招手，把儿子一郎叫到身边。

“到了网盐温泉镇以后，你马上去找一个叫水木时彦的年轻人。他应该住在温泉镇后一棵松树下的那间小房子里。”

“父亲，您说的水木时彦，究竟是什么人？”

突然听父亲说到一个陌生人的名字，一郎不禁一怔。父亲因患轻度脑溢血躺倒了。现在虽初步恢

恶梦的设计者

复健康，但神志尚不太清醒，常常说出令人感到怪异的话来。一郎想，他现在是不是又在说什么糊涂话呢！

“你见到他就知道了。”

“见到他……”

“是的！”几乎是斩钉截铁的回答。

父亲注视着一郎。在此瞬间，他的眼睛又放射出昔日那尖锐逼人的光芒。

怪不得父亲虽然为他们举行如此盛大的结婚宴会，却又让他们到极其普通的伊豆去度蜜月。

“你们多次去海外旅行过，这次新婚就不必去国外了，就到伊豆东海岸的网盐温泉去吧。”父亲固执地指定了他们度蜜月的地点。

一郎还想进一步向父亲了解有关水木时彦的情况时，尚未离开这里的亲戚和客人向他们走来了。

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父子之间的这番谈话。

目录

序 幕	(1)
第一章 罪恶交易	(1)
第二章 新婚旅行	(32)
第三章 险关初度	(48)
第四章 相互惧怕的对手	(77)
第五章 充饥游戏	(97)
第六章 对手的设想	(132)
第七章 珍珠般的诱惑	(149)
第八章 没露面的情人	(162)
第九章 追补的纪念	(179)
第十章 阿松之死	(190)
第十一章 面临的选择	(214)
第十二章 傀儡的背叛	(228)
第十三章 美好的馈赠	(244)
第十四章 背叛与复仇	(267)

第十五章	彩虹的消失	(286)
尾 声		(295)

第一章 罪恶交易

1

这是一间卧室兼饭厅、会客室的小房间，水木时彦正茫然乏味地看着电视中的低级节目。已经是夜里11时了，突然门外传来了似乎是什么东西撞门的声音。

“是客人吗？”

水木时彦侧耳倾听着。

自从警察勒令他停止那种“买卖”以后，有些观光团体的客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听到了他过去干的行当，往往在参加宴会以后又来找他。

水木凝神听了一会儿，觉得没有什么动静了。

“是听错了。”

他把视线又转到电视屏幕上。

“白天，过着无聊的生活；晚上，看着低级节目，人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他自嘲地苦笑道。这时，门外又传来咚咚的响声。

“果然门外有人！”

恶梦的设计者

水木断定自己没有听错以后，才懒洋洋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房门是单扇的。当他握住门把手时，觉得外面有人往里推着门，好像不让他开门似的。

“您是谁？要是客人，请您回去，我已经不做那种买卖了。”

水木以为是哪一个醉客在恶作剧，才这样问。可是门外代替回答的仿佛是动物的呻吟声。这使水木心里感到有点儿害怕了。这儿位于镇子的边上，是一片沼泽地带，稀稀拉拉的住宅在周围群山的怀抱中静悄悄地躺着。

“喂，你不要推门呐，怎么……”

水木说不下去了。因为，他好不容易把门推开一道缝儿时，发现有一个人的躺在那里，堵住了门。

“哎呀，你怎么啦？是身体不舒服吗？”

水木不禁一愣，用力推开门，挤身出去，将那人抱起。这回可使他更惊讶不已了。仔细看，那人好像是头部负了重伤，从头到脸血淋淋的。啊！尤其是头发好像在血水里浸过似的，发梢儿还滴着血。在屋内射出的昏暗灯光下，那人受伤的脸实在惨不忍睹。这张脸水木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虽然现在变得如此可怕了，但是看上去仍很熟悉，只是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

“喂，坚持一下！是谁把你打成了这个样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

水木两手抱着受伤者，用力摇晃着。这时，那

人用失去焦点的眼睛直望着空中，同时伸出了右手。

“这是什么意思？”

那人竖起了食指和中指。

是V字形暗号。垂死的重伤者用右手表示的这个暗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喂，你说话呀……”

水木催促对方，大声喊道。那人颤动着嘴唇，想说什么却说不出，呻吟了一声，便猛地垂下头去。

“鼓起精神来呀！”

水木又摇晃那人，可是这回没有任何反应了。水木用耳朵贴近他的胸膛，发觉对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

“怎么，已经死了！”

水木意识到自己卷进一个不小的事件中去了。他仍然不知道对方究竟在什么地方负的重伤。

他感到自己现在的处境岌岌可危。他想，杀人的凶手如果出于某种动机给这个人以重创，这时，也许还会追来看其行凶的结局。

或者是，凶手为了置他于死地而突然袭击。在未杀死他时，他侥幸逃脱了。如果是这样，凶手一定会尾追而来，补上最后残酷的一刀。

水木不寒而栗。他用恐惧的目光环视一下房子周围，没有发现什么动静。但他心里仍七上八下：这时，凶手或许正屏住气息躲在黑暗的角落，紧盯着这里呢。

恶梦的设计者

因为尸体不能就此陈放于门外，水木无可奈何地把他拖到屋内来。他关上门，又一次打量死者。死者身上穿着水木熟悉的那种浴衣，披着短上衣。根据浴衣上分散印着的富士山花纹，水木马上看出死者是这个镇最高级旅馆“芙蓉馆”的客人。

“是来度蜜月的，或者是带女人来玩的。”他在判断。

水木望着死者身上那褐色的、织有金丝的短外衣。这种短上衣是专门供给单独高级客房的顾客穿的。水木从他做买卖的经验中知道，住单独高级客房的顾客多为新婚夫妇。这个客人他没有在火车站见过，大概是从京滨方向坐车来的。

“或许留在饭店里的年轻女人还在等着他哩。真是可怜。”

得赶快报告警察。可是，当他正要伸手拿话筒时，看到从死者上衣口袋里露出的皮钱包。他迅速将钱包抽出来，觉得里面沉甸甸的。打开一看，竟使他惊喜得睁大眼睛。因为钱包里满满地塞着一大叠面额为一万元的纸币，粗略估计约有三四十张。这时，他的恐怖完全消失了。

“披着旅馆的浴衣，随便走出来，还携带这么多的钱。那留在旅馆房间里的钱大概就更多了。”

水木在遐想。

突然一种卑劣的念头从水木脑际闪过。杀死这个人的凶手大概不是为了金钱吧。我如果能巧妙地

利用这个偶然机会，说不定能捞到一大笔钱财呢。

他想，在向警察报案之前，先通知住在芙蓉馆的死者的同伴。人既已死，晚一点儿报，也不会活过来。至于能否逮到凶手，则与我无关。对警察，我从来就没有好感，而我最感兴趣的，从来也就是钱、钱。

水木全然不怕被怀疑为凶手。他自认为与死者素昧平生，心中毫无杀死他的动机。当务之急是通知死者的同伴（大概总是女人），以索取礼金（这是很有可能的）。若是报了案，让警察先来一步，那就谈不上礼金了。

水木转动脑筋算计完毕，又为了找到能知道死者身份的证明而翻动钱包。

“有了！”

他从钱包中发现了一张硬纸片，是饭店寄存贵重物品时寄存主与饭店各执一半的证据卡，上面写着“黑潮间，财川先生”。

“黑潮间”，这是每晚住宿费高达五万元的“芙蓉馆”内最高级的房间。这个有钱的死者，除了怀中随便揣这么多的钱币外，在饭店里大概还寄存着其他什么贵重物品哩。

水木确信自己的估计不会有错：死者是一个相当大的财主。

“即便事后遭警察斥责，我也要搞到钱。”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以一种造作的声音给“芙蓉馆”挂电话。交换台立即将之接到“黑潮间”，果

然传来一个年轻女人的回答声。

“我是财川!”

从声音听出对方好像是二十三四岁的女人。

“哎呀，是你呀，把我一个人扔在房间里，你到哪里去了?”

看来对方是把水木当成她自己的丈夫了。

“不，我不是您丈夫。我是想告诉您有关您丈夫的事，所以才给您打电话。”

“怎么?不是你?可是声音很像很像呀。你不要和我开玩笑啦。”

对方仍然用怀疑的语调说。

“我确实不是您丈夫。太太!您的丈夫我刚刚见到!”

“那么，他在哪里?大约两个钟头之前，他说去大澡堂，但出了门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这……我现在就难以告诉您了。”

此刻，水木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将真相告诉对方的。

“我丈夫怎么啦?”

“那个……太太，您不必惊慌……您丈夫稍稍受了点儿伤。”

“受了伤?”

从话筒里，水木可以听出对方屏住了气息。

“哎呀，伤重吗?您是医生?”

“不，我不是医生。您丈夫受了伤，突然摔倒在我家门口，现在我让他在我们家休息。请您马上来，

好吗？”

“哎呀，不好了。他什么地方受了伤？情形怎么样呢？”

对方终于认识到问题的严重了。

“总之，请您马上来，我现在就去接您。”

“您现在是在什么地方给我打电话？”

“在芙蓉馆附近，走七八分钟就可以到饭店。我叫水木，不是什么可疑的人。芙蓉馆的人，谁都认识我。您如果不放心，可以顺便了解一下。”

“知道了，我马上到大门口等您。”

从口气听来，对方好像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女人。水木立刻换掉沾满血迹的上衣，出门时又慎重地锁上门。温泉镇的街很短小，他很快就到芙蓉馆了。这时，他见到一个身穿十分考究西装的年轻妇人，不需要服务员引见，已在大门口的停车处等他了。她的身材轮廓清楚，面貌美丽，服饰摩登。从紧束的衣服里透出了诱惑男人的肉感。

这时，夜已深，大门口不见其他人影，这使水木感到放心。

“是水木先生吗？”

见到他走过来，年轻女人先开口道。

“噢，是财川先生的太太呀。”

可是，当水木走到她跟前时，那个女人却突然哧哧地笑了起来。

“讨厌鬼，谁叫你开这样的玩笑？”

说着，亲昵地拍打着水木的肩膀。

“太太，您怎么啦？”

“刚才，在电话中，我就听出是你在搞恶作剧。你别开玩笑，赶快回屋去吧。要知道，今晚是我们的新婚之夜，值得纪念的仪式在等着我们呢。”

财川夫人谜一般的眼光，娇媚地注视着水木。

“太太，您恐怕弄错了，我不是开玩笑，您的丈夫确实……”

“你还开玩笑，这可不行。”

财川夫人说着，拉起水木的手。这时候，她似乎才发现水木的衣着和她丈夫的截然不同。

“怎么，你穿这样的衣服？”

她眼睛里泛起了怀疑的目光。

“我叫水木，是本地人。我希望太太别和我开玩笑，您丈夫不好啦！”

“怎么，您不是我丈夫？”

“不是。难道说，我和您丈夫很像吗？”

现在水木想起来了。刚才看到躺在他家门口的她丈夫时，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原来是因为和自己长得很像的缘故。两人如此相像，以至连死者的妻子一时都难以分辨出来。只是因为当时事出突然，加上那不速之客血淋淋的一副凄惨模样，水木才没意识到这一点。

“总之，您一看就知道了。总之，您跟我去。”

水木重复着“总之”两个字，抽回被对方拉着

的手。看来，年轻的女人终于意识到事态严重了。

2

水木时彦每日过着像死人一般的百无聊赖的生活。人活着应该有强烈的生命感，可是他没有。

但是，他不想自杀。自杀本身是痛苦的，多少需要些勇气。在现在这样每天慢性自杀似的生活中，他不愿找这种麻烦。

现在，他寄生在这个伊豆东海岸的网盐温泉镇。过去他曾是一个流氓暴力集团的成员。这个暴力团体在以横滨为中心的关东地区拥有势力。后来，这个暴力集团遭到警方镇压，水木时彦逃到这个小小的温泉镇来投靠姥姥家的一个远亲。由于这里的生活比较舒适，他终于住了下来。可是，就像泡进了微温的温泉水中一样，不知不觉地，他失去了出人头地的机会。

网盐温泉镇风光秀丽，景色宜人。这里冬暖夏凉，不仅温泉丰富，而且近海浅滩是绝妙的海水浴场。所以，一年四季宾客如云。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旅馆，服务设施齐备，不比都市一流饭店逊色。游客中有各种各样、各个阶层的人，有许多从京滨方向来的观光团体、新婚夫妇，使这个小镇一年到头热闹非凡。

这里是旅游胜地，理想的度假场所。因而，映